

忆少年踢球时光

春 潮

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火热开赛,三国联办的赛事群星荟萃、盛况空前。观赛之余,我想起了儿时那段纯粹热烈、无忧无虑的踢球岁月。

上世纪60年代,我是青年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,下午下课后,我们几个志趣相投的同学最喜欢踢足球,可是我们学校不仅没有平整的绿茵球场,就连一块较大的场地也没有。这时,一位家住大营盘附近的同学就想到了海校的操场。那里不仅地面平整,而且平时还有人在那儿训练,打扫得也很干净,便成了我们这群少年心中最珍贵的“专属球场”。

场地有了,新的难题接踵而至:我们没有足球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,一只普通足球售

价四五元,于孩童而言已是一笔不菲的开销。为了圆一场踢球梦,我们几个小伙伴用一点点积攒的零钱,硬生生凑够了买球的费用。至于专业的球鞋、球衣,更是不敢奢求,仅凭一身布衣、一双布鞋,奔赴每一场热爱。

从此,下课铃声便是我们的冲锋号角。铃声一响,我们便朝着海校操场飞奔而去,心里只有即将开启的球赛。没有球门,我们便就地取材,将书包两两分开、左右摆放,简易的球门就此成形。人多时,就分队踢完整赛场;人数稀少,便就近踢半场热身。无论阵势大小、时间长短,我们始终尽情奔跑、尽情角逐,从夕阳西下踢到暮色沉沉,直至夜幕笼罩大地,才恋恋不舍地结束赛场驰骋,踏路归家。

年少踢球,跌倒是常态。奔跑、冲刺、抢球、射门,难免

频频摔倒,膝盖和手肘总是旧伤未愈、新伤又添,衣衫鞋袜沾满泥土,却从无人叫苦喊累。一场球踢下来,个个大汗淋漓、气喘吁吁,口干舌燥时,寻一处街边自来水管,俯身喝几口凉水,便是最清甜的慰藉。哪怕冬日寒风凛冽、刺骨冰凉,也挡不住我们奔跑的脚步。

回望那段岁月,踢球的条件万般简陋,没有平整的草坪,没有精良的装备,没有专业的指导,更没有完善的配套设施。我们不懂复杂的战术配合,不懂专业的赛场规则,怀揣着的,只是少年最纯粹、最滚烫的热爱。凭着一腔赤诚,肆意奔跑、追逐、传球、射门,在一次次拼搏中感受运动的快乐,体会团队的温暖。

如今,我已年过古稀,那些在球场上奔跑的日子,那些带着伤痛依旧热爱的时光,早已刻进我的记忆,成为我成长路上最珍贵的力量。

父亲的工会会员证

成 石

我至今仍收藏着父亲的工会会员证,这个会员证承载着他半生的工厂岁月与奋斗荣光,也藏着一代人质朴纯粹的初心与担当。

这是父亲1951年入会的会员证。会员证里面的纸张虽然已经泛黄,但塑料封皮依然是鲜红色,封皮上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会员证”的字样清晰可见。证件上,还贴着父亲当年的照片,照片上印着“太原钢铁公司工会委员会”的大红印章。

每每翻开父亲的会员证,心底总会翻涌起绵长的回忆。1949年太原解放,父亲来到太原钢铁公司,被分配到洗煤车间干洗煤工。

洗煤,是炼钢炼铁的第一道关键工序。初入岗位的父亲曾以为,干活只需凭力气、肯吃苦便能做好一切。没想到洗煤工序也需要知识,不识字连工作报表也不会写。这时,父亲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,就报名参加了厂里举办的扫盲班,开始学习文化知识。经过半年多的学习培训,父亲终于拿到了扫盲初级合格证书。

父亲学了一些文化知识后,工作上得心应手,也能做一些报表之类的工作了。这时,他们大班的工长调走了,车间领导就选父亲当大班工长。父亲还有点畏惧心理,怕做不好这项工作。车间领导对父亲说:“陈师傅,您能很快地掌握洗煤工艺技能,又学了不少文化知识,我们相信您一定能胜任这项工作。”带着组织的信任与期许,1955年初,父亲正式接任洗煤前部大班工长一职。

任职之后,父亲不仅对工作兢兢业业,而且对工友们也是关心备至。1955年寒冬的一个清晨,班组全员应准时到岗接班,唯独一名平素从不迟到、从不缺岗的工友迟迟未到。那时,许多家庭没有电话,有事都是口头请假,或者写字告知。父亲不放心,安排好工作后,骑自行车返回职工宿舍,敲那位工友的家门时,屋里没有动静,却从门隙钻出一股煤烟味。父亲猜想是煤气中毒了,一脚踹开房门,果然看到工友一家五口早已昏迷。幸亏父亲及时赶到,工友一家五口得救了。厂工会知道这件事后,通报表扬了父亲。

凭借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、团结奋进的班组作风,以及挺身而出的优良品德,1956年,父亲所带的班组被厂工会评为“先进集体”,父亲也评为“先进生产者”。

一本泛黄的工会红证,短短几行字迹、一枚鲜红印章,浓缩了父亲扎根工厂的青春岁月,也记录了老一辈太钢工人质朴坚韧、敬业奉献、向善担当的可贵品格。这抹永不褪色的鲜红,不仅是父亲一生的荣誉印记,更是镌刻在岁月里的精神传承,时时警醒后人,不忘来路、坚守初心、踏实前行。



心栖幽兰

刘翠兰

我家有7姐妹,6人的名字都带“兰”字。爷爷是教书先生,所有名字都是他取的。每每念起兰英、香兰、素兰、翠兰、相兰、美兰,便知我们从小就与“兰”字牵绊相连,这些带兰的草木模样清雅,兰花也成了姐妹们心中美好的代名词。

一次赴广州自然保护区游览,山间溪水潺潺,一丛野生兰草(国兰)闯入眼帘。细长浓绿的叶片随风轻扬,风姿清雅,与古画幽兰别无二致。彼时尚未开花,细长浓绿的叶片在清风里轻轻摇曳,姿态清雅灵动,和周遭花草截然不同。我蹲下身细细观赏,它自带一股清雅贵气,风骨独绝。归家后我买来一盆国兰,因不懂养护置于烈日下,不多久便枯萎,此事让我自责许久。

最令我心动的,是女儿送来的文心兰,这是真正的兰科花卉。墨绿叶片挺拔错落,自带谦谦君子清高傲然的气韵。一串串粉红花枝高高扬起,似蝴蝶翩跹起舞,似蜂蝶流连采蜜,又似新芽轻垂、少女含羞。搭配深褐刻绘陶盆,盆身镌兰竹与篆书“兰香竹韵”,书卷金石之气扑面而来。闲暇时一家人围坐煮茶,茶香与兰香相融。茶台上铜炉、瓷盏相映,搭配古雅家具与纱帘,景致相融、意趣相生,满室清静悠然,身心舒畅。那时我总畅想,若再有一架古琴,弹一曲《阳春白雪》或是《高山流水》,再吟诵几首咏兰诗篇,该是何等惬意。

手机相册存满各式兰花倩影,古往今来,文人墨客赏兰、绘兰、咏兰,留下无数动人篇

章。孔子以兰自喻:芝兰生于深谷,不以无人而不芳;坚守本心便是君子之道;王羲之观兰叶舒展飘逸的姿态,悟得书法行草笔法精髓;郑板桥称兰为花之魂魄,画兰实则为抒发内心本真。韩愈、李月华皆留下咏兰佳句,胡适《兰花草》质朴动人,广为流传。董必武先生总结兰花“四清”:气清、色清、神清、韵清,香气淡雅、花色素净、姿态端庄、气韵温润,一身清正风骨。

国人素来敬兰为君子之花,以兰明志、修身自省。退休之后,我自学书画,日日写兰、画兰。自知笔墨粗浅,可心中爱兰之情愈发浓厚。我将居所取名“兰草堂”,篆刻名章作画落款;个人书画集定名《兰馨集》,封面绘幽兰,题字“清翠如竹、芬芳若兰”,贴合姓名,寄寓平生所爱,独享清雅之趣。

我常以兰花自勉,修身养德,摒除内心浮躁,静心伏案书画撰文。愿守笔墨清静,以兰之品格为子孙立作榜样,此生与兰相伴,心安自有清欢。